

南湖头条

最美不过稻花香

黄森林

时令已过立秋,但是气温居高不下,还是盛夏的感觉,整天宅在小城,难得出去,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

周末我驱车下乡,车一出县城,就发现世界是另外的一番景象,水田里的那些稻谷居然都染上了金黄的颜色,垂下饱满的头,它们以一种成熟的丰韵站立在田畴里。

我闻到了淡淡的稻花香气,循着稻花的香气,我看见那些籽粒饱满的谷子掩藏在那些青青黄黄的稻叶下面,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是一种甜蜜的羞涩,像那些待字闺中的少女那般羞涩。它们正以饱满的姿态等着回家。

在插秧的时候,我见到那些弱不禁风的秧苗被插到那平整的水田里,也看到那些绿色的诗行摇曳出的无限风情。

没想才几十天的时间它们竟悄悄地走完了发芽、拔节、抽穗、分蘖、扬花的整个过程,转眼间就该颗粒归仓了。

想想它们一次生命的轮回,就在我的毫不知觉中完成,我该是错过了多少动人的风景。

那些稻谷摇曳出成熟的韵味与风情,那该是多么的令人神往与心仪。望着稻谷,我突然就想起一些不太遥远的往事。

我在想人们冒雨插秧,把欢声笑语融到那哗哗的水声中的场面;我在想大人起田沟放水,孩子们拿箩子下黄谷虾的趣事;我在想大家趁着月夜凉快挥镰割稻的情形;我在想打谷场上热火朝天打稻的场

景;我在想打谷场边的池塘那个采荷弄菱的女孩子……

少时生活在农村,耘田插秧、拾穗割稻这些农活我都干过。

耘田其实是一件美差,站在耙上,吆喝着老牛,荡起哗哗的水声,便感觉很有成就。

插秧最富有诗情画意了,烟雨朦胧里,把那些秧苗写诗一样插进田里,看着秧苗在田里铺排,就仿佛插出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最轻松的是拾稻穗,随心所欲地蹚过沾满露水的谷桩,把那些稻谷遗株一一请回家。

最辛苦的就是割稻了。少时,没有现在的收割机,只有辛勤的双手和一把茅镰,也许这就足够了。穿着长裤,戴着草帽,顶着烈日,一双手就是强大的武器,能让那些稻谷很是听话的由站立到匍匐。

虽然割稻的时候已是秋天,但那时却异常炎热,弯腰割一会,便会浑身湿透,汗流浹背;只好直起身,擦擦汗,望一眼火辣辣的太阳,很快又弯下腰,挥舞镰刀,向稻田深处行进。

因为割稻,我深深地记住了一句话,面朝黄土背朝天,很形象很贴切很真实很辛苦。

考上大学那一年,是我割稻最多的一年,由此记忆深刻。

那年开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到他们的学校忙去了,而我开学稍晚,那时正是稻谷成熟之际,于是,家里几亩田的稻谷就交到了我的手里。

在小爷的帮助下,我和他白天

黑夜地忙碌,我的双手都磨出了水泡,肩膀都压得红紫,但是我却没有丝毫怨言,而是满心的喜悦和甜美的梦境。

那是人生中最难得最美妙的一次体验。

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就从那一年起,我家就彻底告别了土地,再也没有插秧割稻。

我下车来到田边,摘下一粒稻谷,放在嘴里轻轻一嗑,立刻就品尝到了一股香甜的味道。

整个原野是一片醉人的金黄,一片片稻谷站成一片片丰收的景象,是那么圣洁,那么光彩,那么动人。

我们这里地处中原鱼米之乡,广袤而富饶的土地生长着一年两季的庄稼,冬种小麦,春插水稻。

水稻对于每一个生长在这里的人来说,都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水稻孕育出的大米养育着我们,让我们对她有着一种近乎神明一样的膜拜。

我想被稻谷喂养着的我们应该怀有一颗颗感恩的心,去关心稻谷、去关心农时、去关心土地、去关心故乡,不是吗?

起风了,那些稻谷竟都一齐朝我点了点头。

我知道母亲再不会喊我回家割稻了,但是我知道家乡还在,那些稻谷还在,虽然它们不语,但是我仿佛还是听到它们默默地呼唤。

我知道有的东西可以告别,有的东西却永藏心底。就像那些稻谷如花,一直在心中灿烂。

诗品时空

七夕,我和我的影子

温青

问候自己的影子
多久没有为一个人弯曲了
僵硬的是肉身
和一米多的距离
筑下了一座晦暗的城池

到夜晚,你便躲出城外
去挖空一座山
埋下疏影横斜的日子
那是一团团暴躁的火药
惊雷之下
藏着人间万物中的勇士

月光下的等待

叶自武

月光倾洒,
在老旧的石板路上,镀上银边。
我站在那棵斑驳的槐树下,
影子被月光裁剪得支离破碎。

每一片月光,
都像一封未拆开的信笺,
藏着无尽的温柔与思念。
微风轻拂,吹落几片残叶,
却吹不散心中的执念。

思绪如脱缰的野马,
在回忆的草原上肆意驰骋。
你的笑靥,在月光里闪烁,
像夜空中最亮的星。

曾在月光下许下的诺言,
像盛开在心底的花朵,
即便时光流转,
芬芳依旧萦绕在心田。

夜,愈发深沉,
月光却愈发明亮。
我守着这份清冷,
等待着你的归期,
如同等待一场春日的花开。

在月光的怀抱里,
我把思念揉进风里,
愿它能飘到你的身边,
告诉你,我还在这里,
在月光下,痴痴地等。

七夕

江声中

银汉迢迢鹊语鸣,今宵泪尽诉离情。
巧丝穿月纤云动,金缕抛霞锦缎生。
露冷星桥光转洁,风回榆影烛微明。
千年一诺重磐石,不恋瑶池只美卿。

七律·立秋感怀

余彤彤

灌河波影槛前浮,忽讶新闻报早秋。
翠锁层峦青未敛,风穿深巷暑初收。
芸窗闲数飘零叶,雁字遥牵故里楼。
欲写幽怀慵弄墨,汤泉卧听梦中流。

抚今追昔

南浔:在水墨与光阴的褶皱里

陈茂声

南浔,因多水而闻名,这名字在舌尖一滚,便漾开一片水气。它嵌在太湖之南,苏浙沪的肌理缝合处,是京杭运河滋养的明珠,亦被冠以“东方小莱茵”的别称。于我,它是一页未曾翻开的、浸润着水痕的线装书。

甫入古镇,便知“水为脉”绝非虚言。河道纵横,看似恣意流淌,却又暗藏章法。水,是这里的根基与魂魄。这密如蛛网的水系,恰似古镇的筋络,将万千烟火紧紧维系。屋宇生于水上,浮于水中;人影映在门前,也漾在波心。十字河两岸,“小桥流水”的婉约与豪门巨宅的“大气、洋气、财气”不期而遇,碰撞出奇异而和谐的人文奇观,在桨声灯影间浮沉。天光云影徘徊,实相与倒影彼此吞吐、交融,构筑出迷离恍惚的异度空间。

蜿蜒巷陌,幽深如谜。青石板路被岁月磨洗得温润,两侧高墙夹峙,抬头只见一线天光流转,恍如跌入时光的甬道,每一步都踏在虚实交错的科幻边缘。乘一叶扁舟,随波荡漾。水风拂面,带着藻荇与旧木的气息,清凉直透肺腑。那一刻,竟痴想在水中安一个家,将身心全然托付给这脉脉碧波。

南浔,因多古让人叫绝。南浔之古,深嵌于肌骨。懿德堂(张石

铭旧宅),二百四十余间屋宇,木雕的精细、砖雕的浑厚、石雕的朴拙,与来自法兰西的玻璃雕花窗,可谓完美的融合。穿行其中,目光所及,皆是故事。人称“红房子”的刘氏梯号,更是突兀地将欧洲的轮廓嫁接在这水墨江南,成为一道惊鸿一瞥的异域风景。张静江故居,封火山墙如凝固的波涛,沉默而威严,确为江南一绝。丝业会馆、求恕里、南浔史馆……庭院深深处,每一块砖石、每一缕木香,都在无声吐纳着昔日丝商的鼎沸与江南水巷独有的蕴藉。

小莲庄,是这水乡腹地精心雕琢的一枚绿翡翠。园以荷池为眼,山石为骨,亭台为韵。绿荫浓稠如墨,粉墙黛瓦倒映水中,莲叶田田,曲桥卧波。更有御赐牌坊巍峨,碑廊幽深,家庙肃穆,净香诗窟雅致,移步换景,处处成章,将江南园林的玲珑气韵演绎到极致。四百余岁的百间楼,是水边展开的长卷。楼阁临河次第而立,顺流逶迤,石桥勾连。乌瓦粉墙,廊檐如翼,河埠石阶浸润水光。人影、楼影、桥影,在柔波里荡漾、交融,绘就一幅永不褪色的“水上人家”图,令人徘徊,忘却归途,难怪有“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俚语流传。

南浔,因多名人让人敬仰。张

静江,被孙中山先生初遇即呼“奇人”,后誉“革命圣人”,手书“丹心侠骨”相赠,其肝胆气度,至今在故居的砖瓦间萦绕。张石铭,西泠印社的发起者之一,文物鉴赏的慧眼,穿透了时光的尘埃。庞青城,孙中山的莫逆之交,倾囊资助革命,更独资创办浔溪公学,慷慨相助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的诞生,钱袋消瘦,换来的是精神的丰碑。庞莱臣,实业巨子,缫丝厂、纱厂的机杼声,曾搅动一池春水,酒坊、米行、当铺、钱庄……

千年的古桥静卧,百年的民居低语,豪门的深宅诉说,园林的曲径通幽……它们如同散落水乡的古老音符,在时光的指挥棒下,合奏出婉约清雅的江南乐章。

庭院深深锁不住旧日风云,小桥流水写不尽画意诗情,古巷幽幽引着人向岁月深处漫溯……南浔的每一滴水,都噙着千年灵性;每一片瓦,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这片土地的魅力,是自然风光的沉醉,是人文积淀的牵萦。

若能选择,我愿栽一截流水作帛,慢慢濯洗我的愚钝,向这灵动的水乡讨要几分前世或缺的慧根。愿在嘉业堂藏书楼里,做一条书虫,静静地从浩瀚的书海中完善自己的人生篇章。